

<特集:東アジア現代文学と「周縁」の言語>

台灣離島作家夏曼藍波安的《黑色的翅膀》——來自「第四世界」的視角

主講人:洪銘水

2013年3月16日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主辦
「東亞現代文學中的『邊陲』語言——全球化時代的批判性『文學』」

前言

台灣原住民的種族與文化的存續問題，與全世界其他土著民族所共同面臨的課題相近；同屬「第四世界」，生活在外族的宰制、在自己自古即擁有的土地上反而喪失主權的族群；具有普世的議論價值。從台灣原住民作家近三十年來陸續以漢文發表的文學作品中，可以聽到他們對自己族群的離散、失落、和蛻變的歷史遭際所發出的苦悶的吶喊。經過長期無聲的被宰制的歲月，台灣原住民的菁英隨著上世紀八〇年代台灣民主運動的腳步，也掀起了文化的自覺與回歸運動。這些年來，原住民山海文學的創作樣態，儘管充滿無奈，但卻見證了從自卑到自信，從被觀看的客體提升到主體意識的呈現的歷程。其中出現了陳英雄，胡德夫，莫那能，拓拔斯，瓦歷斯諾幹，田敏忠，利格拉樂阿媽，夏本奇伯愛雅，夏曼藍波安，奧威尼卡露斯，伊斯瑪哈單卜袞，霍斯陸曼伐伐，里慕伊阿紀，馬紹阿紀，啟明瓦拉，巴代，亞榮隆撒可努，拉黑子達立夫，伊替達歐索，阿讓達達入拉雅之，乜寇等詩歌、散文、和小說家；還有作家兼評論家的孫大川和浦忠成。他們以各自的彩筆繪成一幅台灣最具特色的炫麗圖樣。其中，本文的焦點就放在台灣島外之島的蘭嶼作家夏曼藍波安的文學世界，而以《黑色的翅膀》（台中：晨星出版社，1999）為討論中心。

(一)蘭嶼和夏曼藍波安

蘭嶼，台灣的漢人俗稱為「紅頭嶼」，位於台灣島外東南海域；其人種與語言跟菲律賓巴坦島民同源。蘭嶼島上的三千左右的原住民族群，過去被外人稱為「雅美族」，並為大部分書面記載所採用。後來在 1990 年代才正名為「達悟族」。「達悟」，意指「人類」，因此，蘭嶼島即夏曼藍波安所稱的「人之島」。自古島上男人出海捕魚，女人種植芋田；樂天知命，相信凡物皆有靈；與自然和平相處，只取所需，與人同勞共享。但是這樣「遺世獨立」的純樸傳統，已經隨著戰後國民政府推行漢化的文化政策而式微。所幸，荷蘭人殖民台灣西海岸時，並未注意到東南岸外的離島。十七世紀中葉，滿清帝國雖消滅了明鄭王朝，也過了兩百年於 1871 年才注意到蘭嶼而把它列入屏東管轄。然而，未幾又因甲午戰爭失敗，於 1895 年一併跟台澎割讓給日本帝國。日本雖然積極對台殖民開發，但重點集中在台灣本島西海岸漢人聚居的平地及擁有中央山脈豐富自然資源的「高砂族」部落。對蘭嶼，則採取隔離政策，為日本的社會人類學家，保留了活的原始社會標本，以供田野調查。這是蘭嶼與台灣原住民被殖民時程上的不同之處。然而，早在日本入台的第二年，1897 年，著名的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就已經登上蘭嶼，留下島上婦女服飾的照片。接著，1907 年有森丑之助和橫屋善夫，1911 年有佐佐木舜一，1914 年有河野氏等人都留下蘭嶼的風土人物照。（見《台灣蕃族圖譜》）。可見日本在人類學的領域，遠遠超前中國幾十年。而日本殖民政府（台灣總督府）也有此見識，為他們提供支援。因此，可以說蘭嶼相對地保留原樣，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吃緊的時候，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的末期，才開始透過「蕃童教育所」的軍事教育，徵召了 34 名蘭嶼人（是否併入「高砂義勇隊」派往南太平洋前線，待查）。然而，兩年之後，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遂使日本昭和裕仁天皇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宣告無條件投降，結束了台灣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以及其他日本軍國主義下擴充的土地，也為世界大戰劃下句點。

從此，蘭嶼隨著台灣、澎湖、綠島併入中華民國政府管轄至今。1947 年蘭嶼更屬台東縣蘭嶼鄉。1951 年基督教會進入蘭嶼；1954 年天主教會紀守常神父隨之登上蘭嶼傳教。1956 年，政府把政治犯送往蘭嶼東清村監管。後來，政治犯集中在綠島（俗稱火燒島），而把甲級流氓從綠島改送蘭嶼。1971 年，政府開放蘭嶼觀光旅遊；而旅遊資源成為外來漢人資本的壟斷市場。1975 年，行政院核准「蘭嶼計畫」建造核廢料貯存場；1978 年第一期工程動工，設有 23 座槽溝，可存 98,112 桶核廢料。營建工人對外則放話說是興建魚罐頭工廠。

台灣離島作家夏曼藍波安的《黑色的翅膀》
——來自「第四世界」的視角

1982年4月，位於蘭嶼龍門地區的「國家放射性廢料第一貯存場」完工，由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負責管理（後轉給台灣電力公司）；同年5月19日該廠接收了10,000桶核廢料。蘭嶼人才驚覺「罐頭工廠」的官方謊言。由此，引起反核廢料的聲浪。1985年又穿插開闢「蘭嶼國家公園」的提議（1988年由行政院核定，預計1989年7月公佈實施。後遭到「雅美人」堅決反對而停擺）。1987年7月蘭嶼鄉公所曾舉辦官民協調大會；10月13日，中山科學研究院企圖取得紅頭村編號26號的土地，以「國防機密」避開村民質問，動機可疑，又引起蘭嶼居民的疑慮；12月7日，「原子能委員會」下設立的「放射線物料管理處」策劃一次日本參觀旅行，邀請蘭嶼鄉長、縣議員、鄉代表、村長等人赴日，意在說服他們核廢料有多安全。在提前出發時，遭到蘭嶼青年即時趕到蘭嶼小機場抗議，呼籲這些地方民代不要接受官方的安撫收買；當天雖然成功地勸退了這些長老（其中有自己的兒子參與抗議的行列中）。但是，第二天他們還是偷偷地走了。雖然勸阻失敗，但已經種下抗爭的種子。

1988年2月20日，蘭嶼青年郭建平和施努來等人發起「220驅逐蘭嶼惡靈」的大規模抗議運動。這是第一次蘭嶼老少二、三百人穿著傳統服飾參與了這個歷史性的示威遊行。口中喊出『我愛蘭嶼，我不愛核廢料』的口號。翌年，1989年，同月同日（220），又發動第二次。此後反核廢料貯存蘭嶼的抗爭運動不斷，但迄今仍無結果。政府只有用補助蘭嶼建設和回饋補償的方式來消弭抗爭的聲音。但是問題越來越複雜，如1994年發現數千核廢料桶鏽蝕的情況，又再次製造外來的工程競奪商機。這些抗爭過程，關曉榮，當時的攝影記者，從1987年起開始陸續發表報導在《人間雜誌》上，後來結集成書《蘭嶼報告—1987-2007》（人間出版社，2007）。還有，目睹抗爭現場的有當時服務蘭嶼衛生所的田雅各醫師（原名：拓拔斯塔瑪匹瑪）也留下札記《蘭嶼行醫記》（晨星出版社，1998）。以上不厭其詳地列舉反核廢料貯存蘭嶼的抗爭事件。一方面，顯示蘭嶼的人與地屬於典型的「第四世界」（十幾年前在東海舉辦的「自然生態文學國際研討會」上，我就開始沿用「第三世界」以外的「第四世界」的概念來函蓋台灣原住民的山海文學。見《台灣自然生態文學論文集》）。另一方面，是因為直接關係到本文的主角。上述發動第一次反核廢料貯存蘭嶼的運動主將之一施努來，就是在另一波「還我姓名」運動中恢復原名的夏曼藍波安。這個運動也是引起他舉家回歸蘭嶼的契機；也是原住民「回歸運動」的先行者之一。

(二)「野蠻人」的小孩之困惑與探索

夏曼藍波安，以達悟族命名的習慣，父從子名，意思就是「藍波安的父親」。他生於1957年，終戰12年之後。在中華民國全面推行中華文化的教育體系下，度過不愉快的小學這一階段的生涯。他們從小生活在母慈父愛，自然純真，聽歌觀海的世界。沒想到一進小學，幼小的心靈就經常地受到台灣派來的老師打罵的教育。在屈辱與不適應的漢化教育中，學生討厭老師，痛恨學校，經常逃學。他在蘭嶼小學畢業時，老師告訴他：「將來當個老師好好教育你們蘭嶼這些『野蠻』的小孩成為『文明人』。」後來在台東中學畢業時，他寄宿的神父也告訴他說：「考不上大學就去輔仁大學念西方神學，將來當神父馴化你們蘭嶼那些不認識上帝的『野蠻』人成為『文明人』。」當時在夏曼藍波安的腦海中，「文明」與「野蠻」的對立與抉擇經常困擾著他。從記憶中，夏曼藍波安覺得這些人都是「外國人」，都是要把蘭嶼人改變成他們想要形塑的「人樣」。尤其讓蘭嶼人不解的是在反共抗俄的教育政策下，一天到晚要學生喊口號：「反攻大陸，消滅共匪」。蘭嶼人心想：「中國人要殺中國人就派中國人去就好了，干我們甚麼事？」在2009年出版的《老海人》自序〈滄海〉裡，夏曼藍波安回憶說：「老師、神父在我成長的過程中不約而同地，帶有濃厚的殖民者心態，說我民族是『野蠻』，要我將來走上符合他們價值觀的職業，形塑我由『野蠻』轉向『文明』。這個意義好像我的民族真的是『野蠻』。」最後他得出的結論是：「這是人類與自然環境的親疏關係；愈接近自然環境生活的人稱之『野蠻』（跟生態環境情感濃厚）。愈遠離自然環境生活的人稱之『文明』（用自然科學解釋生態，沒有情感）。信奉西方宗教一神論者是『文明』（outsiders），泛靈信仰的自然主義者是『野蠻』（insiders）。」

1976年從台東高中畢業時，他本來可以依照優惠原住民學生入學條例保送師範大學音樂系，高雄師院英文系，或高雄醫學院。但脾氣倔強的他拒絕了這樣的保送，因為他心想：難道山地學生只有靠保送才上得了大學嗎？（見〈不願被保送〉，《八代灣的神話》）其實，更深層的心理背景是他的小學經驗使他厭惡台灣師範體系的教育。（這是2012年8月在附屬台大總圖的「原住民文化資料中心」舉辦的「《天空的眼睛》新書發表會」上透露的心聲）。結果，拒絕保送的他隻身投入五花八門的大都市打零工、開計程車，半工半讀，晚了四年才於1980年考上淡江大學法文系。當他帶著興奮的心情回蘭嶼探望父母時，卻發現闊別七年的蘭嶼變了。蘭嶼開放觀光帶來的負面效應一一呈現眼前：族人酗酒日甚、孩童向觀光客伸手要錢、觀光客拋糖果玩弄純潔的童心、外來資本家壟斷觀光資源。他只

台灣離島作家夏曼藍波安的《黑色的翅膀》
——來自「第四世界」的視角

好黯然回到淡江完成學業。之後，正值原住民人權運動的興起。1984年民歌手胡德夫等人推動成立「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委員會」，吸引了不少原住民知識青年。而當時令夏曼藍波安耿耿於懷的是政府沒有跟蘭嶼人商量就決定把核廢料貯存到蘭嶼這件事，更使他意識到做為次等公民的悲哀，也引起他在台灣島上流浪十一年之後的自省：過去蘭嶼為甚麼都要接受台灣的流氓、不適任的教師和軍警公務員，現在又加上危險的核廢料。蘭嶼豈不是成了台灣的垃圾桶！

最後，他毅然決定舉家回歸故鄉，重新向父老學習達悟男人的傳統技藝—造船、造屋、捕魚、吟唱古調。從觀察部落耆老們的處世態度，他更深刻地體會到達悟民族傳統文化之美。相對於「都市文明人」的野蠻無情，被視為「野蠻的蘭嶼人」在他看來才是真正可親的文明的自然人。夏曼藍波安這些年來，處心積慮地努力重現蘭嶼父老的生活智慧與疼山愛海的自然生態觀，展示了自己的文化自覺與使命感。他的小說《黑色的翅膀》，於1999年5月30日在台北客家藝文中心，獲頒「吳濁流文學獎」。在頒獎典禮會上，他即席以達悟語吟唱詩歌做為答謝詞，令人印象深刻。在送給我的書內頁題字上，對創作有這樣的自我期許：「用海的胸膛，用山林的靈魂，用力的創作，更想用自然語言。」當時，他告訴我已被錄取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數年之後，完成碩士學位，又進入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博士班。其實，他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寫作與蘭嶼的公益事務上。其中有一次遠航，2005年5月，參與了「人類文明探索關懷協會」的一項計畫，與策劃人日本航海冒險家山本良行和印尼船員等九人，划著十七公尺長、兩公尺寬、沒有遮風避雨船艙的木舟橫渡南太平洋，體驗南島民族航海的壯舉。（見《航海家的臉》）。

至於他的著作，二十幾年來，他陸續出版了《八代灣的神話》（1992）、《冷海情深》（1997）、《黑色的翅膀》（1999）、《海浪的記憶》（2002）、《漁夫的誕生》（2006）、《航海家的臉》（2007）、《老海人》（2009）、以及最近出版的《天空的眼睛》（2012年8月聯經出版）。他的作品有部分已經翻譯成日文和德文，可以說已走向世界；最近也訪問過大陸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他的聲音將被更多人聽到與欣賞，應可期待。

(三) 《黑色的翅膀》海洋生態的觀察

這一部小說開卷第一章，就揭開聲勢浩大的海洋生態的場景。海面上出現黑壓壓的飛魚如千軍萬馬出征的陣勢。小說的主角「飛魚」也就是「黑色的翅膀」。然而，緊接著是尾隨而來的碩大的大魚，如鬼頭刀魚、浪人參、梭魚、鮪魚、丁挽、旗魚等掠食者，翻著大白眼，視機而動，準備進行大規模的海上獵殺行動。在大敵臨境之下，作者進入飛魚的心境描寫道：「魚群戰戰兢兢地一條緊貼著一條，無膽瞄一眼尾隨在外圍的天敵。彼時，一群體型較大的領航群——黑色翅膀的飛魚知道大災難即將來臨時，便敏捷的驅趕三到四個小隊成為一個大隊，很快的，原來分散的許多小型魚群，現在聚集到只有五個大隊。夕陽下海的時間愈來愈近了，黑色翅膀的飛魚即愈憂愁，於是不時地在魚群外圍游移，唯恐弱小的同袍如 Lok Lok 和 Kalalaw 落單，脫隊而成了掠食群晚餐佳餚。」(P005)這裡，我們看到同類的飛魚，大的保護小的，正如人類同族成人保護孩童渡過險境。然而遇到異族，則落入「弱肉強食」的魔咒。作者繼續描寫道：「性情急躁的鬼頭刀魚，血脈噴張的首先衝入魚群的尾端，放大瞳孔，看準獵物。咻……迅雷不及掩目地衝入魚群內部，瞬間囫圇吞下兩三尾的飛魚。所有碩大的掠食群，眼看魚群混亂，以為機不可失地瘋狂的加入了獵殺的大行動，開啟了春初血腥的大屠殺。頓時，魚群驚嚇膽裂地衝出海面，夕陽餘暉照射著滑翔飛逃的魚兒，宛如一片又一片低掠飛過山頭的彩雲，把巴坦群島北側的海域漆成銀白奪目的色調。魚群在六七十公尺的滑翔落海的瞬間，不喘半秒地又展翅的滑翔了，和著波浪上下飛行，透明的雙翼不疑地展露求生的意志。數百尾的鬼頭刀魚，此刻不斷地在被驚嚇的魚群後方七八十公尺處衝出海面三四回。此等躍出海面兩三公尺的雄姿，正是吞下嘴裡的飛魚之得意樣。整群的鬼頭刀魚，同時衝出海面甩頭擺尾翼的壯觀畫面宣示自然界「以大欺小」不變的鐵律，戰勝的標幟。這場大量的殺戮，開啟了年度飛魚群被血腥獵殺的帷幕，並且，這次之後，牠們只有短暫的平安。而後，恐懼便隨著大魚消化之速度逐漸地成正比的加深。」(P006-007)

這是多麼驚心動魄的描述。作者刻意鋪陳大自然弱肉強食的現象，其實也是對我們人類現實世界的投射。接著，他回頭描述那些兇惡的掠食者，當牠們已經飽餐思靜之後，也會變得溫馴平和了，但這是暫時的假象。作者這樣描寫：「海面最終復原為湛藍的色調，復原為原來的寧靜，掠食群在填滿肚皮後，性情自然歸於溫馴了，眼神亦回復到春初時節時的溫柔。只有被驚嚇膽裂的飛魚群，神情錯愕、餘懼猶存地又復合泅泳在一塊，牠們宿

台灣離島作家夏曼藍波安的《黑色的翅膀》
——來自「第四世界」的視角

命的按天神（達悟族的神）的指令，亙古不變的航道繼續地往北游移。……亙古以來，牠們祖先說過：故鄉的主人，在每年冬末春初時節，皆按照其祖靈的訓語，定期舉行招魚祭。只有故鄉的主人以最虔誠的心，最神聖的儀式祭拜我們；只有游到故鄉方真正體驗到我們跟人類的地位是平等的，甚至被看待為善神。然而，要游到故鄉那兒，並非易事，要接受神祇般的禮遇，還得經歷幾場劇烈的被獵殺的大災難，每一年在不同的海域不斷地上映，」（P007-008）

夏曼藍波安用大篇幅描寫飛魚返鄉的艱辛歷程，從古至今不變的航道，宿命地面對死亡，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但是，飛魚最受歡迎也是最喜歡的中途站應該就是蘭嶼—「人之島」了。「黑色翅膀的首領，此刻想著帶領部屬的這段長程的旅途，從最遠的夏威夷群島、琉球群島、台灣東海岸、巴坦群島、人之島、馬紹爾群島等不同種族居住的島嶼，就屬故鄉的主人—達悟族最喜歡，最尊重牠們了。牠想，在那兒結束生命是何等的榮耀啊！」

（P009）對這種自然的生態，客觀的理解，有如道家的思維，天地無情，道法自然。夏曼藍波安的觀察亦然：「古老的災難，飛魚生來就是被大魚獵殺的定義，顯示海底世界的無情無義。掠食群不斷地攪翻海面—優勝者，飛魚不斷地飛奔—失敗者。我們的天神，同樣地不曾給予過一毫的同情。獵殺的行動僅僅維持走廿步路的时间，之後，雙方心脈的跳動是同樣快速的頻率，但是各有不同的心境，此刻我們是可以明白戰敗者內心裡感受的。」（P014）

正是最後這句話，「此刻我們是可以明白戰敗者內心裡感受的。」使我們揣摩到作者對飛魚的挫敗命運的感同身受，與達悟人的挫敗在心理上的連結。「黑色的翅膀」也就成為整個達悟族的隱喻。這是我閱讀夏曼藍波安作品的體悟。

（四）一個蘭嶼老人最後的夜航魚獲

四月下旬，在第二回招魚祭後，夏曼古拉拉恩帶著兩個自己調教的姪子，從蘭嶼出航來到力馬卡伍得島捕撈飛魚。但是，今年第二次招魚祭已過了半個月，魚獲仍然不佳，雖然其間並沒有犯忌的事發生。老人想著自己已經很老了，希望能在最後一次豐收後榮退，以便可以當作話料傳給子孫。他們的船來到了漁場等候夜幕低垂，此時，老人靜觀思索著：「所有捕魚的勇士，在夜色未完全降臨的時候，皆靜靜地坐在自己的船上。乍看下，近百

條飄盪的船隻宛如一具失去經濟價值的漂流木，隨波逐流。但我明白，所有人的心都在燃燒著『豐收』的禱詞。力馬卡伍得島上唯一的，可以存活的樹種—羅漢松，傳說中是惡靈最喜歡納涼，亦為觀賞仍活在陽間親戚前來捕魚之最佳地點，親戚捕得愈多，相對的報賞也就多。當羅漢松和島嶼的背影呈現和天空同等黑暗時，我便對兩個姪子說：『假如，在看不清人的面孔的時候，你們才可以放流網目。』」（P021）老人回想起四十年前在同樣的地點乘坐十人船，在船上點燃火把時，飛魚就像雨絲樣，自動的躍上船內，船首尾的魚庫不費吹灰之力地便填滿了銀白的魚兒。證實了祖先所說的話：「肉體是獻給孩子的母親，靈魂是獻給海洋的。」但是，現在卻一無所獲，心如月亮，失落地往下沉，好像是天神在故意折磨他。他心裡默默地唸道：「魚兒呀！魚兒呀！來到故鄉吧，因我們每一年都在定時地呼喊遙祭妳們呀！」在船邊的兩個姪子也銷聲匿跡的一點聲音也沒有。「看來和我一樣非常的失望。墨汁色的月夜是孤魂野鬼的大好日子，我想，那些惡靈正在嘲笑我們這群笨蛋，枯坐在船上等待失望。月亮終於遵守宇宙的定律，消失在遙不可及的天空，星星於是顯得特別的光明。」（P023）

幸好，過沒多久，一聲巨響，是一群大魚在追逐飛魚群，之後又歸於平靜。經驗告訴他們後續大魚將有更大的動作發生。「彼時近百船隻的勇士之靈魂被驚醒地脈膊加速的跳動了起來。就連我這個粗皮厚臉的老人，毛細孔也開始冒出冷汗了。划了大約兩塊地瓜田的光景，不得了，小海灣的外圍內裡一群又一群的魚兒煞是狂風暴雨似的無情肆虐整個海面，飛魚就像砂粒般的多，失了魂似的滑行，震撼了勇士們的心境。嘶叭嘶叭，一群又一群躲逃的亂飛，如浪滔拍岸的滔聲，佔據了夜空的靜謐，有像千萬亂箭橫掃入船，撞疼勇士們縷縷筋肉，「Nga」的哀痛聲不絕於耳。我立刻臥趴身子，雙手緊緊抱頭，我鬆弛無肌肉的背好像被惡靈濫捶鞭打，令我痛苦萬分。我忍受著，不敢冒出半句詛咒魚的話，牠們畢竟是天神賜給我們的魚，況且是在逃命，躲避大魚的獵殺。」（P024-025）弔詭的是飛魚在逃過大魚之後，卻落入達悟人的船中；難怪老人認為是天神所賜。回到老人的故事，最後這一趟豐收之旅，使他可以光榮的退休。老人不禁吟唱起「豐收之歌」，結果一唱百合，「所有的勇士們如海浪般的合音，撫平了心中的恐懼及肌肉的疲憊，於是在海上、在陸地上合唱出的歌聲，遠近超過了教堂唱聖歌時所帶來的喜悅的氣氛。」（P042）這樣飛魚雨點似地飛入船中的場景，也出現在最近李安導演得奧斯卡金像獎的3D電影「少年PI的故事」(Life of PI) 中。不知是否受到《黑色的翅膀》的啟發？

台灣離島作家夏曼藍波安的《黑色的翅膀》
——來自「第四世界」的視角

(五)四個達悟小孩的夢

《黑色的翅膀》故事的中心就是四個天真爛漫的蘭嶼小學生，而其中之一就是作者的小說化身。在蘭嶼的夜晚，最常見的是小孩圍在大人身邊聽老人講故事，從故事中得到生活的智慧與海洋的知識。「孩子們，天生下來就要把童年、少年，不，也許是這一生和海神交個永遠的朋友，好像在白天還沒游夠似的，在月兒懸掛天空的好天氣也要游到疲倦為止，老人們從小就是這樣長大的。……畢竟，人是和自然共生存和大海共榮的，大海不曾營造恐懼，只是脆弱的人類編造了海是「黑色幽靈」的負面形象，此對於海神是極不公平的。」(P061-062)四個小孩中間最不愛上學的是卡斯瓦勒，他經常想盡花樣，慫恿其他同學陪他一起蹺課。現在已經兩天沒去上課了；明天星期六學校沒有營養午餐，也準備不去。但是學校的老師會打人；平時他們又聽不懂老師講的中國人的故事。班上 26 位同學都覺得上課很無聊，「在教室上課好像是隻死的青蛙。」此時，他們躺在被草皮覆蓋的石頭上，仰視著天上的星星，想著明年就要畢業，話題也就轉到將來長大以後的願望。賈飛亞（作者的化身）告訴他們明年島上就要設立國中，而且住宿膳食都在學校。卡斯瓦勒認為很好，但卡洛洛擔心這樣就不能睡在海邊，也吃不到飛魚的眼睛。賈飛亞則擔心他的父親不准他上學，因為他是家裡唯一的男孩，而且兩個姊姊都嫁給台灣的外省老兵。卡洛洛則說：「我父親說，我們達悟人的靈魂在宇宙都有自己的星星，很亮的就是呼吸很長，不太亮的就是呼吸很短。」於是三個人就舉起手，指著三個並排的明亮星星說那是他們的星星，將來要永遠在一起。他們決定一起念國中，不管父母反對。賈飛亞想到星期一上學就要被老師罰站在司令台上打屁股，開始埋怨卡斯瓦勒。但是卡斯瓦勒對打屁股不當一回事，痛一下就好了；倒是忍受不了那個大陸來的老師，常常叫他們「快快長大去當兵打共匪」。賈飛亞接著話題說：「如果打共匪，殺了共匪，我們的靈魂就不會永遠睡在我們的星星了呢！」卡斯瓦勒繼續說這位大陸來的老師：「他每次跟我講，說：『你要去當海軍好不好，周金。』如果沒有答應，下午就叫我去抓青蛙。最討厭啦，那個大陸人。」卡洛洛就問他：「你想去當海軍嗎！」卡斯瓦勒回答說：「不太想啦，當兵是要殺人呢。我比較喜歡去台灣工作。」至於賈飛亞則想去台灣念高中，上大學。卡斯瓦勒又接著歷數心中對學校老師的怨懟與憤懣：「我恨那個大陸來的老師，咒罵我們達悟為『鍋蓋』，恨他說我們民族是

『全世界最懶的民族』，他說我們『又笨又髒』全身滿是魚腥味的醜小孩，恨他說我們的老人愛穿丁字褲不穿褲子遮掩生殖器。（四人格格的笑）。更恨他教育我們長大後去當兵殺共匪。要殺人，中國人殺自己中國人就好了啊，為什麼叫我們殺中國人，我們又不是中國人。真的很討厭那個大陸來的老師。而那些台灣來的老師，不是命令我們捉青蛙、鰻魚，就是叫我們幫他們撿木柴給他們燒飯，唉呀……反正很多啦，我的討厭。」（P122-123）

談話間，突然跑來吉吉米特找卡洛洛告訴他說他的父親捕了大魚。於是，四個小孩就崩崩跳跳往海邊跑，去看魚。卡斯瓦勒到了海邊沒見到自己的父親返航，就問卡洛洛的父親有沒有見到他父親。回答的是：「有啊，他慢慢的划，而且就快要沉沒的樣子。」卡斯瓦勒知道自己的父親是不善捕魚的人，不可能有那麼多魚獲，多到船要沉沒的樣子。所以認為這是卡洛洛的父親故意調侃他父親的反話，心裡很難過。心想將來要成為捕魚高手，為父親爭回面子。但是要當海軍的念頭又不斷浮現。歸咎於有一次，他被老師叫到辦公室罰站，面對世界地圖。「不知道是不是那位大陸來的老師刻意令他在此面前仔仔細細地看大陸地圖，還是要讓他明白，人之島在這個世界地圖裡是不存在的，更何況是，這些『山地同胞』呢！」他同時也發現：「大陸真的很大，難怪台灣會被共匪打敗。這點他可以從地圖上瞭解的。」（P082）所以他又偷偷帶了吉吉米特爬窗進入辦公室再看一次世界地圖，並在台灣的東南方劃上一個小點說：「這是蘭嶼，這是台灣，下面是菲律賓。」之後，他向其他幾個朋友宣示將來當完海軍後要到海上「漂流」。吉吉米特就調侃他：「爪哇都把它唸成『瓜哇』的人，還想去國外流浪，你除了我們話說的很好外，國語你又不太會說，況且要說那個英國人的話，你會嗎？」賈飛亞也矯正他說：「那叫做遠颺、當水手。」卡斯瓦勒一聽就興高采烈地附和：「就是水手啦，水手啦，到世界各地去玩啦。」（P126）接著，天真地說：「在那張世界地圖，有很大的海叫大洋洲。在那兒，有數不清的小島，其中一定有比我們的島漂亮的小島的。如果能實現心願的話，每一個島都去給它 Tomaci（屎尿），哦，米特。」（P127）

當他們星期六蹺課到船屋乘涼，吃地瓜、吃飛魚，看海，夢想未來的時候，忽然學校班長汗流浹背的跑來傳話：「卡斯，還有你們三個，在星期日，就是明天的下午，老師要你們給他十多隻的青蛙，還有五、六條鰻魚給那個大陸來的老師。如果沒有就要被打，被罰站，『老師說的』。」（P138）班長傳完了老師的話就走了。於是，他們當天下午回家之前就經過小溪口用石頭堵住溪口築成小水壩，引誘鰻魚鑽出草叢；這樣他們就很輕易地

台灣離島作家夏曼藍波安的《黑色的翅膀》
——來自「第四世界」的視角

捉到八、九條鰻魚。然後，四個人又到田埂間堆壘的石縫中探手摸索出好多隻大肥蛙。結果他們很順利地就達成了老師指派的任務，於是決定不等明天中午，現在就直接送到老師宿舍去了。

(六)白色胴體的誘惑

原來星期六下午，台灣來的那位老師的太太從台灣坐船來蘭嶼探望教書的先生。「而那位大陸投奔國民黨的劉老師，也因為賭博贏了錢，買了貨輪帶來的高粱酒，在學生放學之後，請了潘老師夫婦兩人，還有輸了錢的雜貨店的老闆，分駐所的所長，在家喝喝茶，紓解紓解在『國境邊陲』下的孤寂。就在陰涼的榕樹下舉杯飲茶水、飲酒納涼之際，忽然聽到：『老師們，好！所長，好！嗯……賴老闆好！』四個人煞是軍人口令一致似的說。」

(P142) 接著，劉老師看過學生帶來的東西之後，就指示他們去殺青蛙和鰻魚，劈柴生火，還替他到賴老闆的店去拿二十個雞蛋。他與這四個學生的對話，當然都以國語名字稱呼他們：卡斯瓦勒是「周金」、賈飛亞是「黃大成」、吉吉米特是「李清風」、卡洛洛是「江忠雄」。劉老師又吩咐道：「星期一到學校時，你們每人各扛兩把柴，一把給學校燒午餐，一把拿來老師這兒，知道嘛！」四個小孩同聲回應：「知道，老師。」潘太太看著劉老師說：「這些青蛙的錢，不給他們嗎？」劉老師說：「給錢，沒打就已經對他們很不錯了，況且，他們已經兩三天沒來學校了。」(P145) 潘太太似乎不太瞭解劉老師的話，也訝異老師們對學生的態度像軍官命令小兵，老師好像是島上的土霸王，於是又問：「你們打學生，這裡的父母不會……。」「這些山地同胞啊，身子硬朗的很，被打瘀血也不會告訴父母親。」(P146) 最後，劉老師還要江忠雄（卡洛洛）明天星期天再帶二十條飛魚來。他們講話的時候，四個小孩還背靠牆壁站著等老師的命令。卡斯瓦勒始終低頭看著級任導師潘老師的太太穿著短褲的潔白大腿；潘太太也偶而會略帶好奇的眼光瞄一瞄這些小孩。後來又拿了十塊錢給卡斯瓦勒，說是給他們買糖果吃。四個小孩一離開老師的視線，就跑到學校運動場又蹦又跳的。作者形容他們當時的心境：「好像受困的迷你豬僥倖脫逃似的亢奮，原來被打的夢魘此刻已化成喜劇收場，真感謝那位大腿白白的，叫師母的女人。」(P147)

卡斯瓦勒把師母給的十塊錢紙鈔捧在手上，往後拋上空中，任其飄落地上。四人擠在一起看落地的紙鈔。「哇，國父的頭。」卡斯瓦勒樂翻天地笑起來。除了吉吉米特，其他人都笑了。卡斯瓦勒才告訴他：「米特，上次我們賣青蛙給那個雜貨店的老闆，我把十元

拋在天空說，如果是人頭，就去偷窺老闆和老闆娘『那個』『那個』。今天那個叫師母的和老師可能會『那個』『那個』，我們晚上去偷看，好嗎？」(P149) 今天下午，那雙白色的大腿已經讓他們陷入遐想。卡斯瓦勒幻想著：「如果，我順利當海軍的話，我一定要娶白白嫩嫩的台灣人。」吉吉米特則一面欣賞夕陽入海的美景，一面陷入苦思：「卡斯那天爬窗去看辦公室的世界地圖的理想那顆執著的心，發誓當水手的宏願，遊歷大洋洲各島的氣概，在短短的幾分鐘業已被那叫師母的人的白白大腿所述惑、征服。覺得卡斯忘了祖先在飛魚季節期間『非禮勿視』的警語，深怕飛魚一去不復返，令全島族陷於飢餓的苦難日子。」(P165) 所以，他很嚴肅地問卡斯：「銀白的飛魚好吃，還是白色的大腿好看？」卡斯不加思索地回道：「都一樣好呀！」但是米特要他在兩者之間只選一個。賈飛亞則替卡斯解圍說：「白色的大腿走在陸地上，銀色的魚兒在海裡，這個怎能做選擇呢？」(P166) 米特還是不放過繼續追問：「那你的世界地圖的故事，在那裡呢？」最後，卡斯還是決定去偷看師母洗澡說就這一次。看來，卡斯是真被師母的大腿迷住了！

之後，四個小孩躺在沙灘上，等待父親伯叔們的歸航。此時夜空迷人，滿天星斗，他們仰望著星空，安靜地各自想著自己未來的夢。卡斯瓦勒滿腦子「白色的胴體」；吉吉米特希望「永遠追隨海神」；卡洛洛要留在島上成為捕撈「黑色翅膀」的高手；賈飛亞希望到台灣唸書。作者這樣結束這一章回：「柔和的月亮映照著這群幻想中的孩子們的臉孔，無論理想是否實現，月色和濤聲依舊是存在的。只是，當他們長大成人後，那樣對海的狂愛，對「白色胴體」的誘惑，是否依然不減，那就不清楚了。和煦柔美的夜色，如催眠曲般的濤聲，讓他們在不知不覺中沉入了夢的世界。」(P194-195)

(七)夕陽殘照—蘭嶼老人的孤寂

二十年之後，那個誓志留在島上成為捕撈飛魚的卡洛洛，國中畢業以後也一度跟其他蘭嶼青年一樣往台灣跑，不過四年之後就回到父親身邊學習做為一個真正的蘭嶼男人，然後結婚生子。現在他的名字叫夏曼比亞瓦翁。原來在班上功課運動都不出色的他，現在已經鍛鍊成強壯機敏的捕魚高手；手臂上有「海戀」兩個漢字的刺青。而當年的賈飛亞也如願在台灣唸書完成學業，現在卻選擇回到蘭嶼定居，重新學習傳統的技藝，造船捕魚。他在回歸之前已經結婚生子，現在的名字叫夏曼阿諾本；此時，他跟隨在夏曼比亞瓦翁後面，像徒弟似的，上山砍新材料準備招魚祭。「就像夏曼比亞瓦翁在小學時代坐在夏曼阿諾本

台灣離島作家夏曼藍波安的《黑色的翅膀》
——來自「第四世界」的視角

旁抄寫數學答案一樣。只是二十多年後角色交換，並更替的很令夏曼阿諾本非常欣賞，這位以前叫做卡洛洛的同學。」（P201-202）

他們在路上遇見卡斯瓦勒的父親，夏本沙里浪，一個七旬以上的孤獨老人還在砍樹勞動。他們問起兒時的玩伴現在叫什麼名字，老人說叫「夏曼基那卡」。問這個命名的意思，結果引起老人一大段的牢騷來：『這個意思是，因為你們的那個朋友，我孫子的父親在你們國中畢業後，我反對他去當海軍，軍人的職業是打仗、殺人之意，他一氣之下跟我說：『我永遠不回家。』結果真的都不回來看我。當他娶了漢人的女人，生了孩子之後的那一年的漢人的『過年』回來看我，順便給我孫子取我們達悟族的名字。三天後又跟那漢人的女人帶孫子回台灣了。我思念他們父子二人，而我又討厭去台灣，所以，我給他們的名字是 Jinakad，也就是說不會登陸的人，陸地指蘭嶼島。沒辦法啊，這是命運捉弄我呀，孩子們。』（P206）

當他們從山上回來的時候，見到老人還沒回家，於是三個人又坐在樹陰下談天。老人仍然念念不忘他「孫子的父親」，恨不得他也跟他的朋友一樣回到島上定居。夏曼阿諾本告訴老人，當年若不是他「孫子的父親」卡斯瓦勒經常帶他們逃學、游泳、聽故事，他們也許不會被「海」迷住，現在也就不會回歸蘭嶼，跟老人坐在一起聽老人的聲音。但是，他也忍不住要告訴老人一件他「孫子的父親」耿耿於懷的事，那就是「我非常恨你沒有讓他去念海軍的學校，那是他最大的心願，結果你把他斬掉了。」這個話題，引起老人的反省與陳訴：「也許你們的朋友是對的，也許是我很大的錯誤，也許環境改變了。孩子們，對我們這些老人，日本時代出生的人而言，適逢戰爭的年代，死傷是必然的。我們聽當時駐足在我們島上的日本人說：『中國人最貪生怕死，最不勇敢，小小的日本輕輕鬆鬆的佔領台灣……。』你們想看看，我會讓孫子的父親去跟那些貪生怕死的台灣人一起打仗嗎？真有戰爭，依他的性格是最先被槍斃的。其次，我們達悟人為何要協助台灣的政府去打仗？那是他們自家人，且戰爭是要殺人與被殺的啊，我們達悟是不殺人的民族啊。我們的歷史跟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啊，孩子們。而且，我們的人口那麼少，台灣人有被殺的本錢嘛，我們豈有被殺的本錢？我們被殺一半的人口，我們就滅亡了呀！孩子們。詛咒他們貪生怕死的祖先……他要去念海軍學校，殺了我再去吧。現在，永遠不要回來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事，哪有去了台灣二十多年，只有回來過三次。匆匆來，匆匆去，想帶著他們去捉魚、船釣的時間都沒有，豈有這樣的孩子。我現在業已不指望孫子的父親回來，現代的老人唯

一的伴侶是孤獨與望海呀，孩子們。」(P227)最後，走在下坡路上，老人仍然嘀咕著：「當海軍，我們的海不是海嗎？當兵，殺人的職業，去殺與祖先一絲仇恨都沒有的人，這有什麼意義……。」(P228)

夏曼阿諾本反芻著老人悲涼的話語，好像他「白養」了這個兒子，但是部落的青年人不也都往台灣飛了嗎？「究竟是什麼東西帶走了孩子們的靈魂？銀白的飛魚輸給白色的女人胴體，浪花的花沫也敗給啤酒杯上的泡沫。」(P229)部落的老人沒受過漢式教育，日本皇民化教育也不深。他們擁有的就是祖先流傳下來的傳統技藝，以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純樸生活。當現代貨幣經濟與教育模式取代傳統達悟文化時，孩子們在學校一直被教育成對自己族群與文化自卑的人，小學或國中畢業以後，就紛紛往台灣謀生，成為從事低收入勞動的階級。老人認為九年的國中教育，把孩子的肉體和靈魂都給帶走了！將來，他們還能找得到回家的路嗎？！

(八)尾聲—重聚與離散

終於，左臂刺有「浪跡天涯」的吉吉米特，像觀光客的打扮，也突然出現在蘭嶼島上了。因為他的遠洋漁船在高雄靠岸，他乘機跑回蘭嶼一趟。他當年隨著卡斯瓦勒偷偷爬窗進入教師辦公室去看世界地圖；心服卡斯瓦勒當時立志漂流大洋洲的志願。但沒想到卡斯瓦勒被師母白色的大腿給征服了；後來到台灣娶了一個台灣女孩，在台灣開貨車。而今，卻由吉吉米特來實踐浪跡大洋洲、太平洋、印度洋的壯志。此時，他還是單身，但有一個黑皮膚的女朋友。他認為最美的顏色是黑色，他解釋說：「黑就像汪洋大海中最深層的地方，隱藏自然界的奧秘。黑，是世上最公平的顏色。沒有黑夜，世界就變得極為單調乏味，否則，二十年前，我們就不會偷窺到師母洗澡的鏡頭，也不會被神父說我們有罪啊！」(P268)翌日清晨，他目送朋友們出航捕魚之後，就搭機回高雄，趕上往大洋洲的遠洋漁船。在船上，他寫信向朋友告別，並叮嚀他的朋友要好好照顧孤獨的老人—卡斯瓦勒的父親。同時，也附一封給他母親的信，請江忠雄（卡洛洛）翻譯給他母親聽。信後段寫道：「對不起，孩子一直瞞你，從爸爸死了以後，因為，我只有在海上工作，才覺得像爸爸的靈魂那樣勇敢。我失去了，爸爸，可是，我沒有去掉，我的驕傲在海上，媽媽，我會很快回來，回家捉魚給你吃，好。」信尾簽署：「你的兒子，李清風 在海上寫的」(P284)。但是，現實

台灣離島作家夏曼藍波安的《黑色的翅膀》
——來自「第四世界」的視角

的李清風（吉吉米特）一直沒回來。2005年，作者夏曼藍波安航行大洋洲時，還到處打聽他的消息而不可得，吉吉米特也許就變成永遠「找不到回家的路」的離散遊子。

總之，這四個小學的同窗好友都經歷過離散的境遇，雖然長短不一，情況有別。夏曼藍波安在《黑色的翅膀》的故事裡，提供了「第四世界」另類的視角；對殖民心態的統治階級與教育體制，提出針砭，值得台灣主流社會的反思。如果，原住民族的文化傳承，能出現一線曙光，那就是有更多像夏曼藍波安這樣有文化自覺的原住民知識菁英選擇回歸部落，重建鄉土的文化尊嚴，為自己的族群發聲，捍衛原住民的權益。

(Hung Ming Shui 東海大學退休教授)

作者簡歷

洪銘水，東海大學退休教授。東海大學中文系學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碩、博士。曾任教紐約市立大學布碌崙學院(Brooklyn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二十二年(1972-94)，並擔任該校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區域研究協調人(Coordinator for Area Studies)十二年(1982-1994)。其間於1981-82年返台任國立清華大學中語系教授一年。1982秋季兼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半年。1994年底提早從紐約市立大學退休返台。1995年2月起擔任東海大學文學院院長，三年半後卸任；2001-2003年擔任中文系系主任；2004年7月退休，並擔任「東海大學五十年校史—1955-2005」總編輯，於2006年7月出版。十多年來在東海教授碩博班及大學部課程計有：明清文學思潮、現代文學思潮、古典小說、台灣文學、原住民文學等。2006年秋季開始在元智大學兼課開授碩士班「古典文學專題」、「比較文學」及大學部通識「經典五十」的教學。2009年8月應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之邀擔任為期半年的駐外訪問學者；2010年8月開始參與交大人社研究中心「叢書撰寫計畫」。

返台十幾年間，在校外前後擔任過中華民國通識學會、國立台灣文學館、國家文藝基金會、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台灣敘事學會、台灣評鑑協會等十幾個學術文化團體之理、監事、諮詢、文學獎評審、及大學評鑑委員。出版著作有《The Romantic Vision of Yuan Hung-tao, Late Ming Poet and Critic》、《台灣短篇小說選》、《台灣文學散論—傳統與現代》、及多篇發表於海內外學術刊物之論述與中英文翻譯。預計2014年將出版有關原住民文學研究論著。